

洛杉矶的黄金屋

他是 Mr. Chow 餐厅的创始人，将中餐带入欧美上流社会的“华裔食神”。他是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儿子、艺术收藏家、设计师、安迪·沃霍尔的好朋友。他的几段著名婚姻让他一度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如今，年过古稀的周英华居住在洛杉矶的“黄金屋”里，与家人和多年的收藏为伴，用艺术向余生告白。

自从 1968 年首家 Mr. Chow 餐厅在伦敦开门迎客，周英华 (Michael Chow) 和他的家族就走在了时尚、摇滚、艺术和上流社会的风口浪尖上。在西方，他的名字前常常跟着华裔食神、艺术收藏家、建筑师、设计师、一代偶像这样的字眼；而在中国，他的姓氏还多了一层情感的意味——麒派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儿子。

早年跟着父亲学京剧，少年时孤身闯伦敦，后来创立了首家打入欧美上流社会的中餐厅 Mr. Chow，传奇经历让周英华成为一代华人的偶像；而同样传奇的还有他的几段婚姻。1968 年，他的事业刚刚起步，便娶了英国名模 Grace Coddington。Grace 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描述：“当我初次见到他时，他一无所有。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只有四根筷子、两个盘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炖锅和一个煎锅。”不久，这段婚姻草草收场，而 Grace 的命运也颇为传奇，遭遇车祸，告别模特生涯，成为美国版 Vogue 的创意总监。1972 年，他与美得让亦舒“惊掉下巴”的周天娜结婚。（亦舒曾有一句经典名言：“数年前在半岛大堂见到周天娜，惊艳到下巴要跌下来，灵魂好不容易归窍，拍拍胸口说‘幸亏我们有林青霞’。”）1974 年，周英华将 Mr. Chow 餐厅开到洛杉矶，夫



妻俩频频往返于英国和美国，成为上流社交圈最受瞩目的一对儿。好景不长，十多年后两人离了婚，1992 年周天娜因艾滋病而黯然离世。也正是这一年，周英华与现任妻子、韩裔时装设计师 Eva Chun 结婚，两人相伴至今。

近几年，周英华与妻子 Eva 以及女儿 Asia Chow 生活在洛杉矶的一所大宅里。虽然洛杉矶从来不缺明星名流，但他们依然是这里最有权势的夫妇之一，在每个比弗利山庄的宾客名单上都占据着最靠前的位置。他们也常在家里举办派对，包括 Gucci 赞助的慈善晚宴。

走进他们的家，你会惊讶地发现，这里完全就是一座博物馆！身穿优雅 Lanvin 礼服的 Eva 穿过厨房对我说：“其实这儿以前是雷纳索非亚艺术博物馆（Museo de Arte Reina Sofia）。我们很喜欢这种奢侈的空间比例，简单实用。”这套大宅围绕一个巨大的中庭长廊建造而成，中庭里放置着美国涂鸦艺术家 Jean-Michel Basquiat 创作的周英华肖像，与之相对的是 Julian Schnabel 创作的 Eva 肖像。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周英华就和波普艺术家、摇滚明星们走得很近，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波普大师安迪·沃



霍尔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回忆起当年的岁月感叹道：“很多艺术家都曾在 Mr. Chow 餐厅里为我作画，我说的可不只是草图，而是真正的作品。如果

有艺术家走进餐厅，我就会递给他们蜡笔或水彩，餐厅就像一个临时的艺术工作室。”他的家里有一幅足有两层楼高的巨幅画作，是艺术家 Keith

Haring 为当时日本的 Mr. Chow 餐厅创作的。

周英华夫妇拥有无可挑剔的好品位，体现在家里的每一处细节中。“这个电梯和比弗利山庄的爱马仕店里的电梯一样”，他一边介绍一边按下了二楼的电梯按钮。这个黄铜质地的电梯以精美的皮革做内衬，看上去豪华却不失高级的质感。出了电梯，他带着我来到更衣室，向我展示了他的另一大收藏爱好——皮鞋。在这里，从1960年代流行的鳄鱼皮花边鞋到从拍卖会拍得的好几双曾属于温莎公爵的鞋，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隔壁则是妻子 Eva 的手袋世界，各种经典手袋霸占了满满几个壁柜。他坦率而诚恳地说：“虽然这看起来有点儿炫耀，但我相信王尔德所说的，‘我的品位很简单，我只要最好的。’”除了如博物馆般宏大开阔的空间，周家大宅还有很多亮点，比如高高的天花板上，阳光穿过屋顶的玻璃窗倾泻而下。事实上，在以往的餐厅设计中，他经常采用这种高到似乎要“摆脱地心引力”的挑高设计，而对于内部空间结构，很少做太多繁杂的设计。他这样解释：

“对我而言，一个房间只有三个要素，天花板、地板和墙壁。”妻子 Eva 更直接地补充：“空间越宽敞就越豪华。”

大宅里最让人赞叹的神来之笔，是一间用金箔镶嵌板来装饰整个墙面的房间。Eva 兴奋地称它为“黄金屋”。“这间房是一个惊喜，它的作用就像一条美丽的项链，也许你并不真的需要它，但它就是很美。”他们最钟爱“黄金屋”里一扇名为“日出/日落”的屏风，尽管它是一件复制品。（Jean Dunand 的原作已经被他们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了。）提起这扇屏风，Eva 心有不合：“我们去参加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舞会，见到屏风被放在了入口处，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它有多么美丽，但我们没法再把它要回来了。”